

……

终于可以随意翻阅王维的诗句
去凝神观看云林的清寂的山水
随意写下一行含义不明的诗句
只是为了怀念不停消逝的岁月

……

《新民周刊》记者和另一位复旦教授王宏图老师聊天的时候，他亦展示了一首近期兴之所至、漫笔挥洒的诗作：

……

我就是宇宙的中心
甩动太古神祇的舞步
拨弄出幽雅的琴音

我就是快乐的精灵
抹着淡淡忧郁的美目
弹去昔日的万千艰辛

……

王宏图告诉记者，今年五一节前去杭州玩，朋友带他去见了几个诗人，“他们自己精心印制的诗集非常精美，和几十年前油印的册子相比，完全更新换代了”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，父亲系统地培养了王宏图对古典文学的兴趣。小王读了《古文观止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老子》和《庄子》等书，以及数百首唐诗宋词。酷爱古诗词创作的外公，也常常在古诗词方面指点孩子。受长辈的影响，王宏图萌生了创作古诗词的念头，“几年间胡抹乱涂了几十首”。

尽管王宏图最后没有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，但这方面的阅读训练使他终生受益，让他在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学评论时，潜意识里有一个古典文学的框架。他第一篇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，正是

谈韩愈诗歌的情感结构的。

上大学时，王宏图尝试写过一些诗歌，一度还很痴迷，但后来完全转移到小说上来。正式从事创作，则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，创作了十来部中短篇小说后，“长篇”的计划，开始提上议程。他的文字繁复华美，被誉为“具有巴洛克风格的气息”。“我是一个不灵敏的人，对事物的反应有一个‘滞后期’。因此，我表达的方式也是偏向‘腴腆’的，写起东西来也不算快。我习惯层层叠叠的长句，而非干脆利落的短句。绵密的风格，或许更吻合我本人的性格吧。”王宏图笑道。

诗歌写得好，小说也能写好吗？反之呢？对此，王宏图表示：“这当中不一定有必然联系。我觉得，诗歌写得好的人，散文更容易写好。不过，诗人对语言的感觉可能强一点，写过诗的小说家，文字还是‘不一样’的，会显得比较空灵。纳博科夫的小说很好，他的诗歌也不错，但毕竟不如小说，到不了叶芝、艾略特的高度。”

2006年，复旦中文系设立了“文学写作”专业，后经陈思和教授和王安忆教授的不懈努力，教育部在2009年正式批准设立中国大陆第一个MFA“创意写作”硕士点。近年来，王宏图一直负责着这个复旦“创意写作”专业的日常教学和管理工作。他告诉记者：“我们的创意写作班，开设过新诗写作课程。过去，胡中行老师还给学生上了七八年的古诗词写作课。开始几年，学生对古诗词写作兴趣蛮大，而近年入学的学生，很多人不再有那么高的兴致，有‘知难而退’的趋势。我是希望

诗歌的
节奏，和人
呼吸的节奏
是相互契合
的。它有一
种音律的美
在里边。

他们下硬功夫的，只要入了门，按照格律，你多多少少总能写几句。先不要去管好坏，不锻炼、不积累怎么行呢。”

五四运动之后，白话文兴起。当时略有矫枉过正，很多人觉得新诗一定是好的，而旧诗人又觉得新诗语句颠倒不通，不屑与之为伍。王宏图回忆，曾经负责复旦社工作的黄潇（笔名肖水），“对复旦校园诗歌的复兴起了不小的作用”。一个颇为有趣的花絮是：一些没有接受过现代诗训练、对新诗无感的学生，曾经与肖水的粉丝争执不下。“中国的一般读者，从小读的还是唐诗宋词，不大去会读新诗。大众对现代诗的认可，是不可能到对古诗词的那种（偏爱）程度的。新诗的兴盛发达之路道阻且长，眼下尚未抵达把传统的东西和现代的东西完美融合的地步。”

在“猫奴”王老师眼里，喵星人百面千相，色色可爱，有的胆大莽撞，有的退缩羞怯，有的撒娇黏人，有的孤芳自赏。同理，诗歌也该如此，繁花锦绣，各逞娇颜，唯一的建议是：追求一点韵律、节奏。“诗歌的节奏，和人呼吸的节奏是相互契合的。它有一种音律的美在里边。你想，我们中国很多古诗词本来都是可以配乐唱的呀。一些诗歌仅在纸面阅读，好像显得平淡，但真的念出来了，感觉倒挺好……所以我说，但丁的《神曲》，是文学史上写作难度最高的诗歌——令人叹为观止的经典，用的是隔行押韵、连锁循环的‘三连韵’，一万四千余行，内容那么丰富，有抒情、有议论。总而言之，诗人可以不被韵律束缚，但完全不